葉世強水滴洞故居與「碎雅樂」計畫

葉世強以其傳奇的生平與藝術創作聞名，在台灣斲琴史上的高度成就也深受肯定。2025 年春，夢周文教基金會與漢雅軒很榮幸邀請到德籍漢學暨古琴家 Wolfgang Schwabe 與韓籍傳統樂器演奏家백다솜 (Dasom Baek)，於葉世強故居紀念館呈現了一場古琴與韓國傳統竹笛表演。2026 年 10 月，在紀念葉世強百歲冥壽之年，我們有幸再次邀請 Wolfgang Schwabe 來台，以漢雅水滴計劃第一位駐村學者之身份，展開一個半月的中國雅樂的研究與「碎雅樂」實踐計劃。Wolfgang Schwabe 將陸續邀請音樂友人到水滴洞合作，在葉世強故居獨特的空間中，將激發出許多深刻的對話與感受。

雅樂碎片的歷史反射

文／Wolfgang Schwabe 施維禮

葉世強與「碎雅樂」

葉世強的人生、作品、居處對發展有當代性的東方音樂很有啟發性。葉世強在 1970 年代初於南懷瑾的禪修課接觸到文人琴，禪學與古琴兩者對他的繪畫與書法風格造成重大的影響。在台灣的國樂界似乎還缺乏類似的文化自覺。「碎雅樂」透過雅樂在傳統文化各個領域的碎片，大膽的發展各種各樣的的延續、轉化與重組。透過不同領域的音樂家在水滴洞的葉世強故居，聚合與排練，探究雅樂在當代的各種展現模式。

「碎雅樂」與雅樂

雅樂在當代保留的碎片有多方面：在文字記載方面，自孔子以來，中國文人一直在提倡雅樂的復興；在音樂方面，中國有部分的琴曲傳承著雅樂，韓國與日本也保留著自己的雅樂；在美學方面，有流布到各種美學論述「一唱而三嘆，有遺音者矣」之美學理想，並且古琴美學論述多半將「雅」當做古琴音樂的核心概念之一。「碎雅樂」從這些歷史的碎片中自由選擇，並重新組合屬於當代的雅樂。

1.獨奏：

A. 葉世強的古琴，因為裂紋關係，產生諸多獨特效果。此特殊現象做為彈奏的出發點，依照該琴的特殊聲響效果選擇古曲的片段加以詮釋。

B. 早期的琴曲如《大雅》、《幽蘭》、《玄默》、《長清》內涵豐富、技術特殊，當代作曲或即興可以從它們當中獲得各種靈感。《大雅》與《幽蘭》直接延續了古代雅樂，《玄默》與《長清》則發展個人化優雅的音樂風格。

2. 合奏（節奏面向）：搭配北管的節奏重新詮釋古曲。合作對象：杜易修。

3. 合奏（聲響面向）：搭配聲響加以發揮古琴潛在的聲音可能性。詮釋方向：依照古琴傳統美學的觀念，如同「清」、「淡」等探索「雅」的聲響。合作對象：黃大旺。

4. 合奏（結構面向）：搭配傳統中國樂器蕭、琵琶、鼓，重新組合小型樂隊，試圖從古代雅樂的碎片演出符合當代的雅樂。合作對象：林小楓（蕭）、林雨儂（琵琶）、方馨（節奏樂器）。

5. 合奏（雅樂器重組）：搭配傳統雅樂的蘆管，加以探究分離上千年的琴跟蘆管合奏的可能。合作對象：黃雅農

關於雅樂的傳統論述

雅樂的基調

「惡紫之奪朱也，惡鄭聲之亂雅樂也，惡利口之覆邦家者。」（春秋《論語．陽貨》）

「清廟之瑟，朱弦而疏越，一唱而三嘆，有遺音者矣。」（漢《禮記．樂記》）

雅樂、宗教、政治、禮儀、文化、美學

「大饗，尚玄尊，俎生魚，先大羹，貴食飲之本也。饗，尚玄尊而用酒醴，先黍稷而飯稻粱。祭，齊大羹而飽庶羞，貴本而親用也。貴本之謂文，親用之謂理，兩者合而成文，以歸大一，夫是之謂大隆。故尊之尚玄酒也，俎之尚生魚也，豆之先大羹也，一也。利爵之不醮也，成事之俎不嘗也，三臭之不食也，一也。大昏之未發齊也，太廟之未入屍也，始卒之未小斂也，一也。大路之素未集也，郊之麻絻也，喪服之先散麻也，一也。三年之喪，哭之不反也，清廟之歌，一唱而三歎也，縣一鐘，尚拊膈，朱絃而通越也，一也。」（戰國《荀子．禮論》）

雅樂與俗樂、文化傳承、獨奏的重要性

「世以琴為雅聲，過矣，琴正古之鄭衛耳。今世所謂鄭衛者，乃皆胡部，非復中華之聲。自天寶中坐立部與胡部合，自爾莫能辨者。或云，今琵琶中有獨彈，往往有中華鄭、衛之聲，然亦莫能辨也。」（宋．蘇軾 《雜書琴事十首．琴非雅聲》）

雅樂與古琴、技術與美學

「古人之於詩則曰『風』、『雅』，於琴則曰『大雅』。自古音淪沒，即有繼空谷之響，未免郢人寡和，則且苦思糖售，去故謀新，遂以弦上作琵琶聲，此以雅音而翻為俗調也。惟真雅者不然，修其清靜貞正，而籍琴以明心見性，遇不遇，聽之也，而在我足以自況。斯真大雅之歸也。然琴中雅俗之辨在纖微？喜工柔媚則俗，落指重濁則俗，性好炎鬧則俗，指拘局促則俗，取音粗厲則俗，入弦倉卒則俗，指法不式則俗，氣質浮躁則俗，種種俗態未易枚舉，但能體認得『靜』、『遠』、『淡』、『逸』四字，有正始風，斯俗情悉去，臻於大雅矣。」（清．徐上瀛《溪山琴況》）

「碎雅樂」的哲學反思

清末之「中體西用」運動失敗後，中國文化地位一直未定。「碎雅樂」計畫一方面把東亞雅樂的碎片當作思考與實踐的出發點，另一方面從德國哲學家瓦尔特 · 本雅明(Walter Benjamin, 1892-1940)的文化思維得到靈感。本雅明認為，文化在歷史的內部關聯並不是依照歷史的前後進行。古今有著跳躍性的關聯：一個古代的藝術作品在當代或許突然展現出他的當代性。文化工作者必須具備敏銳的觀察力才能發掘該作品的當代意義。最近幾年，最接近雅樂的古琴在中國或西方特別受到注意，其美學觀念似乎呼應著當代前衛藝術的美感。「碎雅樂」在這氛圍中得以讓過去文化的碎片於當代重新發光。發光地點未必在臺灣，韓國、日本、德國、法國……都是可能發光的地點。

「碎雅樂」的來歷

本人多年來與臺灣國樂界合作，2021 年在三貂嶺舉辦了「電與非電聲之間」的聲音藝術季，在柏林從 2023 開始與日本的三味線家 Shiomi Kawaguchi、日本藝術家 Yurika Saito 創立「玄明」藝術團隊，從 2025 開始與韓國大笒家 Dasom Baek 合作，最近幾個月開始與法國的尺八家 Vincent Laju 合作演出。一向目標在於追索古琴音樂於當代呈現的可能性。「碎雅樂」計畫希望透過過去所累積的經驗，更明確地發展屬於當代的雅樂。

「碎雅樂」的學術背景

本人 2007 年與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的好友劉振維開始一起舉辦「古琴、美學與人文精神」的學術研討會，每年在臺灣、香港與中國大陸輪流辦，一直到 2019 年。2021 年與德國出版社 Matthes und Seitz 簽訂了翻譯《溪山琴況》合約，2026 與柏林自由大學中國哲學中心的主任王歌與德國漢學家 Friederike Assandri 成立「禮樂」讀書會，近期數月與臺灣聲音藝術家林其蔚討論「禮樂」翻譯計畫。